

(上接第二版)“敛财”、“豪宅”、“催产素”到后来的“香山集体自杀”、“天安门广场自焚”，到现在强迫中小学生的“百万人签名”，真不知堂堂一国元首一届政府除了撒谎还能干什么？这个从不说真话的江氏政权要是不镇压法轮功那才叫奇怪呢！

“善”会破坏中国政府赖以统治的基础。中国政府是由共产党建立的。虽说共产主义信仰在今天的中国，包括最高领导层，已不复存在，今天的这个政府是与共产党的历史无法分开的。回顾历史，可以看到这个党和政府的一贯所作所为是与法轮功倡导的“善”彻底背道而驰的。

从最高层看，这个党自建立以来进行过有案可查正式命名的路线斗争就有十次之多。这些斗争成功地将党的历任总书记无一例外地打成了反党分子，以至于党内到了谈总书记色变的程度。

建政前的历史就是一部血淋淋的内部屠杀史。红军时期杀AB团，几乎杀光了红军中所有的营团干部，以至于第五次反围剿时缺乏有作战经验的指挥员而告失败。这才有了始于战略大溃退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延安整风，差一点杀光“救了中央”的陕北红军自刘志丹以下的大部分军队和地方干部。而毛泽东“我失骄杨君失柳”的柳同志，便是在二方面军执行清洗工作杀人如麻而差点被贺龙枪毙了的。

至于中共建政后的历次政治运动，无一不是利用了人性中最残忍凶恶的一面和人群中最恶的一部分，致使中国在和平建设的前三十年中，无辜人民的死亡超过了一百多年来为争取民主自由和历次反侵略战争的死亡数总和。中共公开宣称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

和这次江氏对法轮功的“肉体上消灭”，都是有计划有步骤的消灭中国人心中向善和美好的东西而代之以丑陋和凶残。在这种党内外的血腥斗争和政治绞杀中生存下来并夺取了最高权力的江泽民，残忍和无人性已浸透了骨髓。无论从感情上还是理智上，江泽民对推崇“善”的法轮功欲置于死地而后快也就不奇怪了。无怪乎这次镇压法轮功所采用的手段如此之恶，从使用中世纪的刑具到现代化的电棍，从政府官员亲自动手到逼迫犯人作恶，确为中国现代历史之最。

“忍”将使中国政府的统治手段无存。照常理，任何一个统治者都会欢迎人民的“忍”，为什么江泽民要例外呢？难道他真的蓄意自毁江山？我在“江泽民处心积虑毁我中华”一文中谈及这点。现从另一角度探讨。中共是二十世纪的一大怪胎，建政五十多年还没有建立有效的独立的司法体系，给人的感觉是拒绝建立一个健康的社会。统治的基本手段之一是不停的挑动群众斗群众，以确保人民无暇顾及统治者的巧取豪夺横征暴敛。江泽民所谓的“稳定”只不过是让矛头指向他和他所代表的那个统治集团罢了。什么叫“内耗”？就是把能量在人民内部的斗争中耗尽。在镇压法轮功的所谓“法律”手段用尽以后，江泽民所能想到的只有“挑动群众斗群众”这一招了。什么百万人签名啦，人人表态啦，义愤填膺啦，这种六、七十年前希特勒就玩过的把戏，老江就不要再施效颦啦，当年“全国人民”对“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义愤不可谓不大，结果呢？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愿中共其他领导人自重。

86岁老人告别沉痾返老还童的真实经历

【明慧网】我今年86岁，学习法轮大法之前我是一个体弱多病、百病缠身的残疾人。自婴儿八个月开始便生骨瘤，在当时缺医少药的情况下，家人用尖针这土办法，使左手的肘关节、右腿膝关节长出了骨头。我患过肾结石、肝硬化、风湿性心脏病、动脉硬化、飞蚊症，还有多年顽固的胃病。在胃病发作痛得难以忍受时，曾经用鸦片止痛，第二次再用时已不见效了。我因痛得不想活而上吊过，后来被儿子救活了。由于疾病的折磨，我对人生都绝望了，很多次都想一死了之。五八年胃被切除了三分之一。我前后共做过六次开刀手术。七八年又被自行车撞断了第四节腰椎，瘫痪了半年，长期住院。走路弯着腰，走两步要休息，走三步喘大气。经常要家人抬上去或背下来。七九年后气功开始兴起，我为了祛病，什么功都去学，但都改变不大，无济于事。

1993年4月13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李洪志老师把法轮大法送到本市来，我第一个报名参加第一期学习班。李老师见到我时，亲切地用手轻轻抚摸着我的头和被风湿折磨得几乎不能活动的膝关节。他慈祥地安慰我，叫我不怕，不要总想着病，鼓励我要坚持修炼……奇迹出现了，当时我马上能站立起来，全身感到很轻松，好象突然变成了一个健康的人。我知道这是我寻找多年的高功大法，真是太神奇了。我听了李老师的话后，明白了我的病是因为我生生世世造下的业。我下定决心，不再看病吃药。从第一期到第五期学习班，我都参加了。而且我的身体也一期比一期好。从进班之日起，我就甩掉了药包，与医院断绝了关系，坚持在家修炼功法，每天坚持学法和做动功两个小时，炼静功一个半小时。

在修炼中我经常看到老师法身来到我身边，鼓励我，要我按“真善忍”的宇宙特性修炼，返本归真。我一心一意修炼法轮大法，是法轮大法给了我新的生命，也改变了我的性格。我从一个孤僻、小气、执著而又悲观的人，变成了开朗、大方、乐观向上。我以前烟吸得很厉害，现在全戒了。白头发也长出了黑头发。人轻松多了，我家住在七楼，现在独自上、下楼也不觉得累，家里人十分高兴，说法轮大法使我返老还童了。

法轮大法多次给了我生命，我要用弘扬大法的实际行动来报答李洪志老师的恩情。我把自己修炼的体会和修炼后身体变化的好消息，告诉了远在美国的亲人，给他们寄去了法轮大法的宝书。现在旅居美国的二十多位亲戚都积极投入法轮大法的修炼中了。在美国居住的孙婿的前列腺病，侄儿的心脏病，姨甥的胃出血等，都在修炼法轮大法后痊愈了。真是佛法无边，修者自得啊。



三载报复心

一朝化乌有



我有一件难忍之事，三年来一直怀着一颗报复之心。

三年前的一个夜晚，我儿子因患多发性脓疱，体温烧到40度，在厂保健站打吊针。晚11点左右，药液突然不滴了。我爱人急忙跑到门诊找值班大夫，可他却说：“我只管开方，不管打针，明天再打吧。”无奈我只好跑到妇科找了一位大夫给调理好，继续打吊针。不料到夜里两点多钟，孩子又大吵大闹，伸胳膊蹬腿。我连急带吓，眼泪直流。我知道再去找那位值班大夫也无济于事，只好又跑到妇科去找那位大夫，她给孩子做了一些处理，过一阵儿后，总算安静下来了。从门诊到病房不过五米远，对这人命关天的大事，那位值班大夫竟没有踏进病房半步，我越想越伤心，越想越气愤，我恨透了他，报复之心从此埋在心头。

说来也巧，今年报复机会终于来了。我是一名教师，那个大夫的儿子所在班级就有我教的课。他儿子现落在我的手中，我发誓：我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过去他毁我儿子的身体，今天，我要毁掉他儿子的学业。一个报复的措施逐渐在我心里形成，主意已定，只待实施。

正在这时，我接触了法轮大法，我反复读李老师的《转法轮》，细细领会老师的每一句话。李老师说：“作为一个炼功人首先应该做到的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得忍。”我明白了，为个人的恩怨去争去斗，自己业滚业滚到这一步上来，至今不悟，这怎么能做一个炼功人呢？我悟性提高了，理明白了，过去的恩怨怨均化为乌有，烟消云散，心里自然就清静开阔了。

山东大法学员供稿，1995年